

◆唐玉霞专栏

## 满纸荒唐言

仲夏,先是梅雨绵绵,接着就会溽热难忍。惯例,翻出《红楼梦》,连我都觉得这个习惯有点古怪。究其原因,大概因为不知不觉好几年都是这样,隐形强迫症患者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将这个爱好坚持下去。

也是不服气,那么多人将《红楼梦》当宝藏挖,挖出各种宝贝,偏我什么也挖不到,只好没事踩两脚,沾点泥巴日子也好。

记得我小时候,越剧电影《红楼梦》放映,王文娟演的林黛玉、徐玉兰演的贾宝玉成了万众偶像。那时候电影院离我家不过几步路,连着几天捧着饭碗坐在门口望着人跟潮水一样涌到电影院,再个个眼睛通红地出来。有人是从十几里外的长岗集赶来,有人是从几十里外的雍家镇赶来,路远的当天回不去,索性住亲戚家,晚上又看一遍。对门汪大妈,一分钱能捏出水来的人,连着看了三遍,六个大儿子女,也看得心神不定,煮了好几天生饭。

老人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以我的小见识,书看五十遍的也大有人在。不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比如回红,《新安晚报》副刊编辑,明艳动人,不见她已好些年,但是不断看她的文字,尤其是写红楼人物的,看来《误读红楼》之后还有好多文章。回红读《红楼梦》,总有很多独辟蹊径的见解,且能自圆其说。我以为这是解读的最高境界,无论你说得有多么旁门左道乃至危言耸听,只要能自圆其说,就算你狠。

回红的解读比潘向黎的解读稳准狠,潘向黎虽然年长一些,于人情世故种种,却不如回红的洞若观火,心思缜密,幽微精细。这个就跟鲁迅说的:“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不同的人,文化选择是不同的。我前几天看了一篇顾城谈《红楼梦》,认为薛宝钗根本看不上贾宝玉,大为叹服。有人就有这个本事,能说服你。别管他是怎么说的,忽悠也是本事。

读了这些年的《红楼梦》,没有读出回红、潘向黎的门道,我扪心自问,自己对于人性的鞭辟入里,对于文字的分析能力差得远。这是天生的敏慧不够、悟性不够,也是后天的书读得不够、思考不够。书读三遍其义自现,如果不现,只有一个笨办法——再读。

我读《红楼梦》,指的是前八十回,后四十回实难下咽。其实和明清很多通俗话本相比,这四十回的文字殊不算坏,曹公的调



唐玉霞,供职于芜湖传媒中心,高级编辑。芜湖市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城人之美》《悠然岁时》《千古红颜》《回味:低头思故乡》《陌上芙蓉开正好》等散文随笔集。

子起得忒高了,任谁来接免不了荒唐走板。桃挂半空,高鸭跳起来也不行。

曹公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肚子情绪,希望被读懂,文艺青年、中年、老年都有这个癖好,贾宝玉这样不靠谱的公子哥儿,还心心念念着黛玉懂得。宝黛互证,互剖心迹。人总是希望有人理解,说的话,写的文,画的画,弹的琴,要有知音。长吁短叹:弦断有谁听?却不想一想理解了又如何?不理解又怎样?胡适写:你不能做我的诗,我不能做你的梦。人在这个世界上,总归是孤独的,免不了孤独的,所谓的理解,也不过是自以为理解,或者是此一时的理解,彼一时又不理解,说到底,还是算不得数当不得真。

而且,就是理解了又当如何?也不如何。你家门口的山,你还是要自己一锹一锹去挖;你家菜园的困,还是要你自己一粒一粒下种;你的人生,仍然要你一步一步地走,你不甘心他人代劳,也没有人能够代劳。

既然如此,荒唐不荒唐,辛酸不辛酸,自己心知肚明,也只是自己知道而已。苏珊·桑塔格说她写作不过是想握别人的手。孤独是知识分子永恒的心病。其实最终,我们所能得到的温暖和支持,不过是左手和右手的相逢,不能期待更多。

浮生一刻,不知所云,我自己跟自己握了握手。

◆史海泛舟

## “西湖会议”的几个“关键”细节

李传玺

100年前的那段时间,中共中央执委在杭州西湖召开全会,讨论以什么方式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最近,浙江省委宣传部、统战部 and 党史研究院联合长三角各省市有关部门召开“西湖会议”研讨会。会上,众多专家学者就西湖会议召开的各方面问题和重大历史价值进行了相当全面深入地探讨。但我觉得,还有几个“关键”细节被忽略了。而这些细节可能对会议的成果有着重要意义。

一、李大钊态度的“由来”。在此次西湖会议上,马林关于以共产党员的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提议遭到了张国焘和蔡和森等人的强烈反对,之前经过马林做工作赞同了马林提议的陈独秀,此时再度犹疑甚至站到了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此建议,落实共产国际的要求,李大钊站了出来。通过他的威信和细致解释,最后通过了提议。那么李大钊何以能把这一提议阐释得如此透彻?1922年3月底,马林前往北京,将他通过考察和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袖沟通交流所得出的国共合作的思考,通过苏俄使馆汇报给共产国际,在此期间,没有资料表明马林和李大钊会面,但有可能较早得知了马林的思考;8月12日,马林陪同越飞回到北京。越飞前来,就是奉苏俄政府之命,担任特使和孙中山联络,促成国共合作。这期间,李大钊和越飞曾经会面。8月17日下午8点,越飞在王府井大街二条胡同“私宅”,“招待我国新闻界”,并发表演说,指出“欧战之结果使法强而美强,强国不免再起战端,弱国应联合免受欺凌”。18日晚,李大钊以北京学界名义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越飞。胡适日记有记:“夜七时,守常请俄国代表约佛(Yoffe)吃饭,同来的有莫斯科大学中国学者Ivanoff(爱兰挪夫)及参赞二人。陪客的有子民、孟和、石曾、梦麟。子大有演说,我也演说了几句,约佛作答。”这个聚会直到深夜十二点才结束。和越飞的会面表明,李大钊南下出席西湖会议之前,应该早就领会了

马林的提议和共产国际的要求。以他的信仰和性格,他应该坚定维护。所以他能够在西湖会议上在双方争执不下时,站出来力排众议,帮助马林实现共产国际的旨意。

二、当时会风的“制约”。民主集中制一直到中共五大时才作为组织原则写入党章。此时的会风是如何的呢?马林于4月下旬前往苏俄汇报工作时,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于五、六月份陆续推动国共合作的达林(受青年共产国际委派前来帮助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记述了当时中共领导人开会的情景,每个人发言都不受时间限制,出现不同意见时,中国同志则遵循全体一致的原则。因此只要某一方面没有改变看法,或者没有找到大家一致同意的新决议时,就不做什么决定,“说服”会持续好几天,而完全没有采用表决和多数票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一会风表明,李大钊在西湖会议期间仅仅用一天多时间便使大家意见趋于一致的难能可贵。

三、张国焘的两面派做法。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上被推为负责组织工作。据当事人后来回忆,张国焘非常善于弄权,正是这样导致后来很多参与创党的同志脱党。在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期间,张国焘应该是耍弄了两面派做法。张国焘作为中共的代表参加了1922年1月召开的东方民族大会。此次大会的主要精神就是如何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推动东方各国共产党如何与各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建立联合战线。会议期间,列宁还会见了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等人。列宁曾征求二人意见,问他中国共产党可不可以与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回答说可以。张国焘3月份回来后,应该积极贯彻推进会议精神和列宁意见的落实。但没想到,无论是马林4月初与中共领导人的沟通协商还是达林主持的有关讨论会上还是在西湖会议上,张国焘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极力反对,成为国共合作动议阶段的最大绊脚石。



欢歌  
周文静  
摄

◆人间小景

## 牵手

胡启涌

夜风徐徐,四野寂静,淡淡月光包裹的小木屋里,橘黄色的灯光愈显温暖。

冷家寨的大人小孩齐聚在屋里,按辈排序向八十岁的冷喜勋、七十岁的冷喜然祝寿,声音纷杂而温存。兄弟俩同坐在一条板凳上,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两个精致的生日蛋糕。摇曳的烛光中,兄弟俩头戴“寿星帽”,恣意的笑掩去了脸上不少皱纹。该许愿了,冷喜勋朗声说:“我只愿弟弟身体健康,无病无痛。”然后,双手合十,虔诚地放在胸前。

“该么爷爷许愿了”。弟弟冷喜然患有先天性智障,支吾着没说出什么。

“么爸,你想说什么,在心里默念一下吧。”

烛光朦胧,满屋温馨。水田里的青蛙叫得正欢,偶尔还传来几声秧鸡的啼叫,乡村的夜晚幽邃而生动。冷喜然慢慢站起身来,切了一块蛋糕放在盘子里,虔诚地说:“今天我要喂哥哥一口蛋糕。”弟弟话刚说完,溢满眼眶的泪水,就在烛光中闪亮着。蛋糕送到嘴边,哥哥的喉结上下颤动着,泪水簌簌而下。

大家唱起生日快乐歌,温情的歌声在烛光中缓缓弥漫,荡漾在乡村的夜空中。今天是哥哥冷喜勋八十岁的生日,但在这个平凡的家庭却有一条暖心的规定:兄弟俩不管是谁的生日,都得一起过,而且必须是两个蛋糕。儿女们的理由很简单:两个都是亲爹,他们相守相依一辈子不容易。

冷喜勋照料弟弟冷喜然,几十年来不离不弃,身影相随。弟弟身体一直不好,走路有些轻度摇晃。哥哥身子还硬朗,闲暇时,就牵着弟弟到寨子里走走,去坡上晒晒太阳,去山里看看风景。弟弟最喜欢去坡上玩,看见路边开着各种颜色的花,就问哥哥花的名字。听到林子里有鸟叫,就问鸟儿在说什么。哥哥须发早白,他给弟弟讲花的故事,讲是什么鸟儿在叫。

两位老人每天都到寨子里走走,晚辈们遇见这对牵手的老人都会说:“大叔,就在我家吃饭吧。”“爷爷,注意身体哈。”晚辈们的尊敬与关心,冷喜勋听后心甜如蜜,弟弟也

满脸谢意地说:“你们真好,真好。”

寨子里走了一圈,兄弟俩回到家中。进屋后哥哥就给弟弟兑上一杯蜂蜜水,蜂蜜自家产的,从不外卖,专门给弟弟留着。接着,哥哥开始用电饭锅熬稀饭。弟弟连电视机也不会开,每次都是哥哥开机后,再把遥控器递给弟弟,指着上面的键叮嘱:“记住,选节目就按这个键。”弟弟就把手指放在频道键上,笑眯眯地说:“我记住了。”饭菜摆好后,弟弟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因为他瘦,椅子上专门为他放了一块软软的垫子。哥哥就坐弟弟的身边,给他添饭、夹菜。

长兄如父,哥哥照料弟弟几十年如一日的事业越久远。冷喜勋却很释然:“弟弟生活不能自理,这是我当哥的责任啊。”朴实的话里,包含着兄弟俩牵手走过的艰辛和酸苦。冷喜勋家有5兄妹,他排行第二,弟弟最小,与哥哥相差十岁。1955年,弟弟三岁时母亲因病去世。1959年,父亲又溘然离世。作为长子的冷喜勋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带着弟姐妹们艰难度日。

现在,冷喜勋的两个儿子住在镇上的新房子里,多次来接两位老人去住。可是弟弟怎也不肯去,说住惯了家里的木房子,一家人只好顺了弟弟。2008年,妻子梁云秀去世后,照料弟弟的事落在了冷喜勋的肩上。好在孩子们每天都打电话来询问两位老人的起居,问家里差什么,周末带上孩子回来陪陪老人。

兄弟俩牵手一生,一路走过风雨坎坷。哥哥照顾弟弟的感人事迹,像夏天的风吹过田野,给人阵阵清凉和舒心。当地政府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已拨款把兄弟俩居住的木房进行了修补,改建了厨房和卫生间,安装了自来水,硬化了院子,还将冷喜然纳入了五保户。更贴心的是,冷家寨的十几户人家,自发组建了一个陪护小组,为方便联系还建了一个微信群,大家没有严格排班,每天谁有空谁就去替两位老人收拾屋子,做饭洗衣,听老人叨叨过去的日子和今天的幸福。

明媚的阳光下,大地一片丰茂和谐,大家手牵手,一起舒心地走在怡人的阳光中。

◆信笔扬尘

## 难忘的那堂课

管洪芬

20多年前,我还在念小学四年级。那时我的学习成绩虽不好,却很喜欢看书,尤其爱看作文书,常常捧着借来的作文书看得津津有味,偶尔还会背下几篇。令我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些无意识的举动,却在一次语文测验中将我推入了诸多窘境,使我在短时间内尝遍了伤心、痛苦、感动和感恩的众多滋味。

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因为我破天荒地在语文测试后被老师表扬作文写得特别好,得分为满分,于是课间时间,有十几个人聚到我的课桌前要求“欣赏”我的作文,不等我反应过来,几个同学就抢去我的试卷开始读起了我的作文。可没过一会儿,有个同学突然尖叫起来:“啊,怪不得作文满分呢,原来是抄书上的啊!”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句话顿时让全班30多个同学都围拢过来,而我却从来不及回味的惊喜中一下子跌进了恐惧里,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写的这篇作文,的确有一些情节类似于某篇范文里描写的情节,我担心要是老师知道了,我该承受何种的责任?老师一定会说我是投机取巧抄袭了吧?随着这份担心,我垂下了头,恐惧夹杂着痛苦,在心里如潮奔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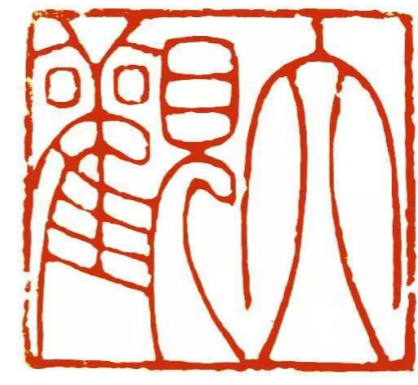
没等大家各抒己见,上课铃声已再次响起。是语文课。看着语文老师走进来,我把头埋得更低了。不出所料,“起立”“坐下”刚刚完成,立即有同学举手向老师汇报了“抄袭”行为,并且呈上和我一样的一本作文书。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时间像停止了一样,终于,老师看完那篇范文抬起了头,此时教室里的空气寂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我更是紧张到不敢呼吸。这时,只听老师轻轻咳嗽一声,然后扬了扬手中的作文书问道:“这篇作文,有几个人看过?”哗一下,好几个人高

高举起了手。“那么,有几个人会背?”没人举手,一片沉默。“那好”,老师指着我又道:“有谁看到她考试时抄作文书了?”没有人回答。老师又问我同桌,同桌也摇了摇头。

教室里开始有人窃窃私语,老师示意大家安静后又道:“两篇作文我都看了,不错,她的作文里有范文的影子,但给老师的感觉是在,在她的作文里,更多的是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大家记住,正处于学习知识的初始阶段,有很多东西,你们完全可以学习、吸收、并逐渐转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不是学过‘学以致用’这个成语吗?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学习了知识,要运用到实际中去,而管同学这篇作文……”

听着老师的话,我的眼睛一下子潮湿了,早先的恐惧被一种惊喜代替,不安的心跟着一下子舒缓过来。那个下午,我流了很多泪水,但是,我心里清楚地知道,那都是感动的泪,感谢的泪,为了那份扑面而来的包容和理解,还有言之不尽的温暖……



◆信笔扬尘

## 难忘那束光

明伟方

三十多年前,我在一个叫檀树坳的小地方读高中。那时,学校的住宿条件很差,我们一个班50多个男生,挤在一间旧仓库改建的房子里。50多个人50多张嘴多么热闹啊,虽然学校规定晚上十一点准时熄灯休息,但喧闹的宿舍常常到转钟后才渐渐平静下来……第二天上课,许多同学都无精打采。

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是一个快60岁的老头,患有较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不苟言笑的他对我们非常严格,只要一听到他的咳嗽声,再调皮的学生也会一下子紧张害怕起来。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熄灯后,50多人的大寝室照旧闹哄哄一片。突然,有一束手电筒光在窗外晃动,接着传来几声熟悉的咳嗽声。“刘老师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寝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我的床正好靠近窗户,探头一望,刘老师披着一件旧棉大衣,手握一把手电筒,一动不动地站在雪地里,如雕塑一般。

我一时感动极了。刘老师家离我们寝室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呢,为了督促我们按时作息,不影响第二天的学习,他竟拖着虚弱的身体,在风雪之夜亲自上门检查。

从那以后,我们那帮毛头小伙都乖乖地按时作息了。那年高考,我们全班上线。望着我们一个个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刘老师一贯严肃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少有的笑容。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那个风雪夜,想起站在雪地里刘老师的背影,想起窗外晃动着的手电筒光。当年的同学少年,如今已各有建树……

那束难忘的手电筒光啊,你虽那么微弱,却足以照亮我们一生的行程。

◆风雅颂

## 中秋蝉声

陈田

蝉声凄凉忧思深,  
怎奈霜降乱心程。  
唯有常怀民情事,  
小虫得嘞方无声。  
秋爽人心有向往,  
安居更显勤为真。  
待到高枝挂丰果,  
月夜动影歌人。